

郁洲遺稿

卷六至卷十

鬱洲遺稿卷之六

鬱洲梁

儲稿

男次挹編輯
孫孜

序

送梁克龍尹平樂序

直廣州之南五十里山之如倉如囷如圭如笏如釜鍾
屏幃者衆矣獨抱旗之卓然秀異者實爲之宗居抱旗
之四垂兼山水之美具禽魚竹樹之勝有衣冠文物之
懿者惟泮浦一鄉爲然克龍之先實世居其間自其大
父與伯父亦嘗以科目出仕矣而人以爲未足以當山

川之秀意者其大發於克龍乎克龍自領鄉薦入太學
今二十年始從吏部選得一平樂知縣以行又何其蘊
之大而發之遲已所遇與人所期者未合也余則以爲
器大者晚成徐行者遠到君子其亦勉之而已且夫握
七品之符任專城之寄有父母之道焉勞心以撫字之
畢力以扶持之雖由此而躋崇陟要可也他日雖以姓
名配茲邑亦可也然則平樂雖小安知其不爲克龍大
用之地哉昔卓太傅之在漢固嘗位三公封列侯矣然
後世所稱者密縣之政云耳非以至三公封侯也此在

克龍加勉之耳余不佞以克龍之素知於我也恐其未
釋然於茲行也故以此言期之

賀曹侍御考績受恩序

御史古官也在我朝職任尤重蓋自郊廟朝廷以達於四方萬里其供事於內與將命於外凡所聞見皆得究而言之至於糾違貞度舉賢律貪宣上德而達下情蒔豐草以培黃茂皆其分之所得爲者也士有志用世而居是職豈不足以罄其所蘊耶竊嘗聞之御史者須嚴重平恕不激不隨其人也毋求其赫赫表暴之名而每究其有體國愛民之實如是者始爲得體若夫露才揚己喜撻癥疵所以自任者輕而所求於人者

甚重此其於時譽得矣不知於治道有裨乎否也新蔡
曹君鳴岐始以進士出宰祁門蒞政五年部使者薦其
賢能至於再四迨陞茲職勵志彌堅嘗被命糴粟於
邊不三月間平糴至六億餘石蓋事集而人不知擾歸
而巡視甲乙諸庫再巡視東城與京倉所至風裁凜然
旣三載考績吏部得受敕封其父母及妻於時士君
子之知君者皆以爲君之爲御史殆所謂嚴重平恕不
激隨而務實者也其受錫命也宜哉其僚案來屬予文
賀之且曰君之所宜賀者三能舉職一也祿逮親二也

今將出按南畿得便道過家稱觴膝下三也公能無一言以道之行乎余因舉我國家所以重任御史與士夫所以評論治體而推重曹君之意併以諸公屬序之語而書之於卷如此君今年力方剛萬里修途發軔伊始他日當爲君續書之

送馬廷美明府復任安東序

大臣子姓筮仕者大抵皆樂居內職而不屑外任蓋生長富貴之中力不任於奔走才不嫻於吏治一旦寘身州縣簿領間前有追呼迎接推轂之煩而後無宿昔朋舊過從之樂所以不愜然於外仕者亦無怪乎其然也鈞州馬君廷美以今大司馬友松公長子蚤承家庭之訓讀書胄監殆二十年方謁選吏部公語之曰凡臣工無內外大小其所治所食者皆天職天祿雖君相猶未敢視爲私物用爲私惠人其可有覬幸于其間哉但當

盡吾道以俟之耳既而得安東大尹以行公又命之曰
凡臣子以不欺爲忠養志爲孝汝辭親作宦寄茲民社
但當竭底敬事庶幾古人不欺之義則夫所謂以志養
者亦於是乎在矣可不勉哉君承命之官不敢違墜泊
然布素以示民儉蚤作暮思以示民勤循行阡陌勸相
不倦積粟至十餘萬石以爲邑民水旱預備計他邑獄
訟不決或有望君而來控者是亦可謂能其官豈止於
與貴胄子姓不同而已哉先是君考績至京師御史
何君仲衡劉君宗敬曹君鳴岐嘗屬余一言爲贈旣兩

月君又以述職至重申前請余嘗讀史見遷固諸公所傳循吏事未嘗不追思慕其爲人今天下太平百餘年敢謂無循良守令若前史所述者愧余寡陋未獲盡見乃幸於良臣家見此賢令尹豈非國家盛美之事而余輩所宜籍記不忘者乎惟君勿忘宦成益圖報稱古之所謂循吏是則三君所爲殷勤屬贈之意而亦余區區愛助之意也

送四川僉憲張彥充序

自井田制不行後世如屯田之法猶有寓兵於農之意
然大抵出於一時作於一人隨起隨廢未有立爲法守
貽之永世者也我祖宗創制立法在外都指揮使司
所轄多有屯種之田其制蓋百人爲一屯種田若干畝
歲課糧若干石居常自力於農無坐食之費一方有警
亦可調以從征其遞相統帥旣各有人又慮夫軍民雜
糅文武難相稟攝特置按察司僉事一員往提督之蓋
總其綱紀平其曲直不特考其課最而已也近四川按

察司員缺張君彥充以兵部司務陞補其任士大夫聞者往往稱爲得人而吾鄉里諸君又惜以吾彥充之遽去使吾曹無與爲善也余竊以其言爲過矣昔予侍大司馬樸菴余公坐公言吾會廣中諸賢固少然見吾本部司務張彥充與眉州知州許天爵二人者皆不易得之才也以二人者占之廣固多奇士乎余時唯唯歸而識之公今去部且三年而彥充果有茲擢許君亦陞太平知府去矣豈非宰司之知人與士大夫之輿論有不可掩者哉彥充茲行冠豸執法旬厯乎東西川之間寬

猛相濟使民庶聽命軍伍乂安 國家良法美意不至
有偏而不舉之弊則所以增光於鄉里而惠其友朋者
多矣何必朝夕聚首乃能相與爲善乎始余家食時見
民田與屯田相參錯率多被侵蝕之累控訴纔已旋復
被侵蝕如故此民訟之所由不置也倘此弊在東西川
亦然則夫所以處之者又豈無其道乎況今 敕旨丁
寧所以屬望乎使臣者甚重彥充其勉之矣司馬公之
所期宰司之所推公論之所歸尙求無負焉可也

